

江戸繁昌記

三篇

LA29

テ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繁昌記

克已塾藏板

1820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項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遽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處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湊々。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爲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糖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自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擁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二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彌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諦旗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末狐之尻珠八文四

面裡之翠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閑西魑魅水虎屍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爲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喙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赴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曰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曰
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諷我奪實彼擣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扒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螿龍沖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文然
珠落霎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趨星捲潮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鏡動，角擲子响，裏只見帳落現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禍大尉應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刮喇一齊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拂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漢跟在馬尾，遠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拜機輪西壁，兩箇好漢，念爭賭鬪，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瓦棺廢寺，罵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一白朔風捲，雪管營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擲倒陸虞候，鼓急笛噤，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鐵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鷓鼓牡丹驟開，破次超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變，山疊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龕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兩々兩々，開帳窮晷，終無遑，閉信宿中，又爲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若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須前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収其炎，生笑曰：善，既已収之所餘，唯熟宜也，都人趨熱一兩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真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其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故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爲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胼胝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魚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日非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攔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枚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曲名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俚巴人調諠攪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隨於此雜叢裏曲名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累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面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輜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樓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燕鏤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昇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姝
三郎大姪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徒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貧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頭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對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怒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烏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麴街紙象
天公伎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糲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裏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拔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
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悸，凜々赫々垂名，裨史收跡，
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
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
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蘇妓女錦木、拋翠
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
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
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人心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
冰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嗒々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者之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上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爲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吏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七火通蓋忌
乏也へ音同昆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下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犬湧怒七何氏七藏者此
曰何這潑皮八金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瓜攪鱗突
八早引一棒愧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往捧運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末
々往々板捧纏處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磨氣急，喝道：「歇！歇！看我面目，且聽我一句。」西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連人々叫苦，尸々鎖難，屋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欄八，皆叫止。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妄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大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右扭，又捧又板，又及又鉤，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特來，父老始出，分摔開，扭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晴雨不拘，借酒樓爲好會。

請方君子責服

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席揮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席揮

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西箇今番執爭，東如此，西如此，而若是，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騰，脫有隻。」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以
故齟齬間風止濤貼與千以會刺第一牌時候一版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擧玉手拍手表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點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齟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霰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影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
釀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闔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甦
車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百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裏雲散不至
開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條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內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謂長袖者比々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卉數
種長土培碧磴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線
柄袋之柄襪之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謂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近日女人以鬼脚換肩側色々排香蓋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子

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鏡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高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癩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閨春本
樓上扁菴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予晝寢莫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拈揚生花虛雪
悔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職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舖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地尊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娶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黽字即是慧彼小星三
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攔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忽聽雨滴來低々
叩扉妾捉耳蹙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來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有賣些倍話爲避爲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榻
之門衆妙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五互叩一癡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爲夫婦某在閨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常無欲可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托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濟々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換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柵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鬧忽聽人敲戶驚妾吹簫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月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階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嫗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訝
辭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尊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且
齊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予不者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着時觀窺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播木爲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爲每日疲女每
多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嗚々一久，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總抽身去。

天趣集高
卷之七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
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曉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娶娜眼涼，頸拔，并許
始過蛾眉，早剃，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
子規叫雨，點坐臥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
十分嬌養，三分未盡，是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
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爲親，嚙負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涂出，楓一樹秋殘，猶
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梨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推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兵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矣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揮毫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樁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豎當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桁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鱧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為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近碗跳，叙走離橋，避舟一葉，漲中流，簾箔長垂，間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矢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問，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商家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聞左右數

佛相曰伴頭受其制者並具手代

驅一隻楮牙由橋下橫出，又見載妓一舫

人叔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者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又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者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三里一槽口以叔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錐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麈之萬艘至藏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儻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麈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過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編老舖者五十
爲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子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爲額中令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拓帖翩翩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万屨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暇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閃使眼曰無々々有若無實若庸先生遂去
君子可欺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爲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爲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其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二分亦已甚平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
何會何貪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發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頗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諺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待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儉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律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々々

極木報茂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此輩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俚雜本而他倒為世所珍
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是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表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釋且撮英法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旦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笥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放縱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屑痛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真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嘻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或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無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無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謔俚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因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啜蹠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魚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爲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實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爲爲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爲真愚耶
將不爲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々何言及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爲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開街下肆，曝新曝舊，攤推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繙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筒
醉客佇立，鑿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驚，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鄉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歎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爲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爲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饅
語休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叔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淫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帳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竒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妾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妾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紊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謝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唱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遊欄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舉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鐺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葦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郵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時相連高樓
臺榭縮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拔翠東西砒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無數星散臙脂鋪昭飾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鷲羣盤舞果知
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兩國橋
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獲梅林。楊多肆名，梅林者多，非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葉鶴近而目黑遠而大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千原川，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突，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下似削，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貫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饜道，切通。繁雜殊劇，鼓喧次，諱

小戲場善，暇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菓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而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瀝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華烟袋，數佩象墜子，幾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而提燈懸畫

鋸子，筭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少囊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奪、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綵欄區域圖、鼠行狀、或食廩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脚字走、餘蔬、遊側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做錘碎之、即藥合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錘敲之、錘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抽、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群、十顆一價、幾錢、何文、插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焉、把、柿、箇、之、我、五、汝、六、射、其、枝、數、中、者、啜、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蕪、焉、鍋沸、烟馨、一串

貫二四文大行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徃、察、來、詩曰、百兩

牌日、推占、前心者、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驄、戴星

伯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焱、迅、紅星、恰飛

往、四、中、繩、周、旋、中、規、鈞、百、而、及、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蔬、草、弗、動、伯樂、強、絳、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キレタマ翠丸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鏘
々扁鏡烟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牆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
江地遊世王母降天キヤ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キ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琢々焉瑰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僮父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收之低聲曰叱ヒ密赤ヒ搜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雞娘並坐ヒ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束笛累鼓靡剪春祭織秋鬼面擗狐面妖迎製
俳優面貝隆鼻者ヒ錦外也ヒ紫ヒ辛ヒ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ヒ葺憤ヒ社預日情齒上ヒ梅幸者ヒ尾上ヒ銳ヒ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措紙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蘓氏
金文針末巧

金鐵舖紙摺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拓張謂之寄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擔角懸籠招子書曰其々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ス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筵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剃出儒門塾生詣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拳拭左右剪燭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儻語爲鄙假聲寫但虛怪形鬼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絕倒不堪捧腹剃出始下此爲一鉤名此時曰中入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菓技人乃懸物賣鬮鬮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賣了一編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末踈更低請斧數十枝四九文斷根而始剪原鬮三枝僅泄照葉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剃出何及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了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而淡墨魚物俯向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明左顧右旋博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紫着破青楓改影霜葉漸紅破時改愛觀者眼收神奪一叫妙聽得祭禮曲鼓諫靈雙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幟大小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頭散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叱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步。荷蒲席。卸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總出双杜。狐皆化爲人。席變狹筍。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昏。烟細別懸下。一。大蘭金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鉢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遂滅。遂現。漸小。漸大。嬰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淺。臘月長輝。藪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人。鬼首鮮血。嘆怒眼裂。點出高僧。秋天合掌念經。一喝。掉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變黶。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屏障內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一。隻至。警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高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謳謳。宜洗餘困。叟道。則作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箋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之，權道曷不，伏僕素善歌，又問，足音送响，又聲出一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喏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偕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互歌代和，漸々，遠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人道興索，須別存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西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棧，全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真，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教工商，紛雜，賃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噫矣日聞輿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爲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爲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日纔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一方事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川也快々堯舜之仁民從之鉅高入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絢索鄙人今食麥啜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之習貪道發頽度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嗷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爲米價雖貴非百兩買一外博々勿爲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九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菰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賤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而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販芝菰是江戶人所以爲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筭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畫膳也

數牝一團負兒抱釋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叩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若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牝道食御救米身今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廁叫酒牝願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鑣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椀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仇長曰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住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高外交且不似侯妾面目那幸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鰲也沒三文顏色然者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箚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名主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々曷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卒果免身本鄉元坊商其妻年
七十生男實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煩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二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狂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若音近冠輩
多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音近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擔空籃歸叱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鄉買鯖出籬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徃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辰曰昨之
冷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乎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也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搢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曰怨
汝曰奚自曰自橫坊坡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癩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通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門曰坡舖誦曰那日算賃尚耳偶簧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纏炙又傾耳曰
好響河漏直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刺風波人起盲等
稠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擔兩箇脩匣外面書金山
寺驢名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矣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駭駭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誣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兼變下

般高貴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闕
竈寒酒斲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辦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辦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各意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正欲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一文然豈能然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然我又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簞之魚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疾有欺已三自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問着多少妙味菜羹長晒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繫以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千載之下，使頑夫鯨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處。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魏坊遂立門抗疏，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札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奮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而忘，奮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盍適其來仕，數年僅掌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者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奮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貧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兵
此亦理也兵伊尹負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僂三
十年來不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恒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入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覩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為未下手耶
猶為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為草莽期此輩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為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之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稽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為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居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于事不為無功嗟夫君而有期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一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幾以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衆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際胸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寵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昔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而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成之魚或誤子乎此隣婆家亦多女履舄或
深夜通門成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書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帳雜糝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成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思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砒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公乎袒手尸職唯責宿

賃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自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苦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士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鈿髮半掛短披幫間那名主耶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臟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賃名者例送
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唾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表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櫻口

上岐藏

